

老家归来

小佐村的复兴梦

农耕时代,小佐凭借“耕读传家”显赫一时。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,小村守在角落渐被遗忘。如今,因落后而得以保留的古民居和梯田,反倒成了小佐人重新出发的希望所在。这个800岁的古村,开始做起了新梦,召唤着涌向城市的游子可缓缓归矣。



小佐现在遗留下来的39栋古民居,大部分已经有上百年历史,最老的一栋古民居已经建成300多年。

本报记者 滕昶 县委报道组 叶尚蓉

在摄影师的镜头里,很多古村落都禁不住全景模式的“审视”。也许一个冷不丁,粉墙黛瓦中,就会出现一栋贴着白色瓷砖,或干脆裸露着红砖的小楼,这样的场景多少让人兴趣索然。但景宁大漈乡小佐村,古木环绕,古屋层叠,仍然保留着自己最古朴的容貌。

石桅杆的荣耀

还没有进村,就能看到四对桅杆矗立在扎堆的老房子中。朝着桅杆的方向拾阶而上,是小佐村的中心——严氏祠堂。这四对石桅杆正竖在严氏祠堂门口,犹如八支毛笔插在山腰间。古代,如果村里有人考上功名,村里往往会往祠堂前立起这样的石桅杆以彰荣耀。

这八根四对石桅杆并不是小佐文风蔚然的全部。自小佐村的始祖千七公在宋代初期,从严州府迁入大山后,“耕可富家,读可荣身”的思想就一直小佐村流传。明清时期,小佐村曾有着“一门四代五位贡生”的辉煌时代。岁贡严廷望、优贡严克义、恩贡严克任、拔贡严用光、增贡严正五位贡生的名字,被记录在小佐村的家谱中。

与“桅杆林立”共同见证小佐

村耕读传家传统的,是村前500亩依山开垦的梯田。站在小佐村口向四周望去,目力所及之处,山势较缓的地带都有小佐村民垦荒开田的痕迹。在村与梯田之间,村民还修筑了一条条迂回道路,并用石头铺设路面。从山脚到山顶,从屋舍到田园,小佐村民所到的每一处,都有石路相连。在传统农耕时代,足够的田地和粮产就意味着财富,照此看来,小佐的先民勤劳而踏实。

从小佐现在遗留下来的39栋古民居也能看出,小佐村在当时甚是富饶。与平原地区的古建筑不同,小佐村的建筑往往是两三层人家共同建设一栋多开间的两层木楼。最大的一栋楼有多达十一个开间。所有的木楼清一色悬山顶,屋檐下建有外廊。一些相邻的房屋甚至有连廊相通。这些民居中,大部分已经有上百年历史,最老的一栋古民居已经建成300多年。

空荡荡的老宅

如今的小佐,虽然依旧保留了古时的建筑和风貌。但是往日的富庶和繁华,已不复见。

我们走进小佐时,几乎没有看到太多的村里人。只有一位老人,执着手杖站在远处古屋的外廊上,扶着木栏对我们喊着话。不懂当地语言的我们,也不知道老人在喊什么,甚至不知道她是在

欢迎,还是驱离我们。

工业时代的到来,对小佐数百年农耕文化的冲击不可谓不大。500亩梯田固然凝聚了小佐人的智慧和汗水。但是梯田难以进行机械化作业,显然已不适合现代农业的发展。与此同时,地处山区的小佐村难以逃脱“农村空心化”的命运。如今的小佐村,留在村里的80人中,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64人。

年轻人奔向集镇,涌向城市,身后留下的是空荡荡的老宅子,以及无人打理的梯田。“看着这么好的田荒在那儿,心里真不是滋味儿。”站在田埂上,小佐村村主任严振忠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

可期待的归来

严振忠心里,一直有一个梦想:“老祖宗留下那么好的梯田,就算现在水稻没有茭白那么好卖了,但只要维护好这片田地,它始终会有价值的。”近年来,同样地处丽水的云和梯田、遂昌南尖岩梯田,吸引了不少游客,已经成了当地的旅游名片。这让严振忠很受触动。

“咱们的梯田有108级,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人多宽,最长的一垄有500多米。”几年前,严振忠拉着几位年轻的村民,对梯田进行了一次仔仔细细的整理,并开始了自己的拓荒计划。

修缮灌溉、排水设施,除掉杂草,拉来老水牛翻整土地,严振忠像他的祖辈们那样,重新开垦起山腰上的这片梯田。到今年为止,已经有五分之三的梯田重新种上了水稻。“除了自己吃,还有三分之二的稻米可以拿去卖,每斤三块五。”严振忠说。开荒以来,以往少人问津的小佐村,开始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客人。

游客的到来,为严振忠注入了信心,他的目标,是带领村民把500亩梯田全部开荒。不仅是梯田,小佐村的古民居也受到游客青睐。因此,不准村民盖新式楼房甚至被写进了村规民约中。即使要改善住房,也只能建风格统一的小木屋。“现在盖木屋的成本比盖水泥楼房高三倍。”严振忠掰着指头说。

在小佐村的振兴计划中,村口的十栋古民居将首先被改造成接待团队游客的农家乐,每栋民居可以接纳六七位游客。村里的一些带庭院的民居,则要被建成更为高端的民宿,庭院里还要种上最原生态的蔬菜。为了实现这一连串计划,严振忠已经开始劝说在外打工的村民们回家创业,他相信,只要小佐的未来前景足够好,村民们一定会回到家乡。

“明年春天,我们要在梯田里种上一片油菜花,到时候你们再来,小佐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”严振忠谋划着。

老家印记

记得年少偷拳时

童年时痴迷武侠,如今,当年“偷拳”的女孩已长成。没有去闯荡想象中的武林,而是穿着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,开始了最平常不过的人生。

平阳县报道组 黄剑萍

孩子有模仿的天性。邻家孩子看了动画片《喜洋洋和大灰狼》,遇到不高兴的事,就嘟着嘴嚷嚷:“画个圈圈咒你”。童年时,《聪明的一休》风靡一时,我们就学一休在脑袋上画圈。那个年代没有电脑,儿童读物少,除了动画片,令人痴迷的还有进入大陆市场的港台武侠剧。

校园里、街头巷尾到处有男孩扎着马步,口中“嘿哈嘿哈”地吆喝着,手舞足蹈地模仿电视里的武打动作。女孩的课本、铅笔盒和书包上贴满了侠女光辉形象的彩贴纸。在玩办家家酒的时候,我们翻出妈妈的长围巾系在脖子上跑来跑去,想象成女侠的披风在招展。被大人们看到了,难免会被又笑又骂——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,说起武侠剧,心头总是有一段深情的记忆。

我们对武侠剧的痴迷几近病魔,除了形式上的模仿,还异常渴望能学武,变成真正的侠女。几个要好的女同学组成学武小团体,四处去找寻“武功秘籍”;和父母闹着要去少林寺拜师;学侠客们在腿上绑了沙包跑步,期待有一天解下沙包,就能拥有步履如飞的轻功;到周边的山上乱跑,盼着能遇到身怀绝技的异人,或者掉下悬崖意外得到武功秘籍。当然,没有任何奇迹发生,所幸也没有意外发生。

偷拳的念想,源于我们看了宫白羽小说《太极杨舍命偷拳》改编的连环画《偷拳》。团体中一个小伙伴的舅舅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拳师,她

大义凛然地出卖了她舅舅每天清晨去天然湿地练拳的消息,让大家去偷拳。

我们异常兴奋地按武侠剧的情节策划偷拳事宜。如何向家长撒谎说要早起,以便能赶上同学舅舅到来之前埋伏在周边;要屏住呼吸不乱动,就算有虫子爬到身上也不能跑,否则会被耳听八方、眼观六路的拳师发现……臆想着这些突发状况,让人血脉贲张。

连续几天,我们躲在树丛里“偷拳”,拳师离开我们就模仿、练习他的动作,但事实和我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拳师从来没有像武侠剧里那样,飞檐走壁,一掌劈断一棵树。我们被发现时,他非但没有凶巴巴地质问:“何方宵小胆敢偷窥上乘武学!”而是摸摸他外甥女的头冲我们友善地微笑。而那位同学翻遍了家里的书,也找不到她舅舅的“内功心法秘籍”。

“偷拳”越来越没趣,终因为期末考试临近而结束。那块天然湿地依然是我们的乐园,但谁都不再去“偷拳”,而是像以前那样,偷摘柑树上青涩的果实,掰开未长高的甘蔗,拔露出半截白胖身子的萝卜,用铅笔刀挖了花菜在野地里烤着吃,赤脚站到溪流中,冰凉的水温柔地绕过小腿……

那块名叫“隔岸溪”的天然湿地已成为制革基地,再也种不出别样甘甜的果蔬了。同学聚会追忆往事时,大家爆笑声中,我简直难以相信,我们曾经拥有那么纯真热切的心灵。

竹林深处有人家

自从上大学起,便告别了家乡,告别了竹园。十年一觉家乡梦,十年一觉竹园梦,家乡竹园如今全部只能在梦中。

老家粉:杭州 新月

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小村,与通常的江南小村相比,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,但仔细一想,又不尽然,小村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。

那是竹,每家每户都有竹子,让小村一年四季都在绿色环绕中。当冬天到来的时候,当周围的村庄都裸露在秋风扫过的枯枝残叶中的时候,只有我家所在的那个小村,依然青翠葱郁着,像是家乡原野上一簇抹不去的绿色。

我从开始有记忆起,就知道竹子。那时候,我们一家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那两间老屋里,老屋与其他六户人家的房子连在一起,一字排开,坐北朝南。房子后面,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小块竹园,竹园后面是一条沟,沟其实就是一个一百米左右长的椭圆形大水潭。每户人家的后面大概都有两、三米的空地,空地后面就是竹园,竹园到沟边大约有五十米。竹园间有细窄的小道,从每户人家的后门通到沟边码头。

在一排房子的前面,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晒场,晒场前面有一小块空地做自留地,空地再往南,又有一片竹林,也分属于村上的每户人家。

在村西的那条小溪的溪岸上,也长着一小片竹林,那是属于住在最西边的那户人家的。

我对老屋和后边那片竹林的记忆已经不多,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太小了,也因为我五岁的时候,我们一家到外婆家去住了四年,直到我上了小学,我们家在竹园的南边造了新房后,我们一家才又搬回了小村居住。

在我九岁的时候,我父亲买了建房的材料,请泥瓦匠来造了五间砖瓦房,三间是我们家的,另外两间给了父亲同母异父的弟弟。我父亲同时还请人在主房后面五十米处造了一间猪舍。在主房右面和猪舍

旁边,就是那片属于我们家的竹林,大概有一亩地左右。

我从此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,竹子也成了我此生最喜爱最珍贵的植物。

每天的清晨,天还没有亮透的时候,那些小鸟们就开始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了,刚开始住进新屋的时候,我真是被那些早起的鸟儿们弄得不胜其烦,它们就像定时的闹钟一样,不管你是不是愿意,不管那天是不是星期天,它们在每天的同一时刻,负责任地用它们的叽喳声吵醒你。

但慢慢地,我觉得它们的声音不再叽喳,而是清脆悦耳了。不知是因为我习惯了它们的存在而成了自然,还是因为它们的自然存在而成了我的习惯。

小时候,我非常淘气好动,所以,我家屋后的那片竹林就成了我游玩和消耗童年多余精力的好去处。我与弟弟妹妹在竹园里玩过追人的游戏,我自己一个人也自得其乐地在竹园里踩着竹子翻过跟头,我也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吧竹子弯曲着掏过鸟窝。

我们家的竹园有多老了?我父亲也不知道,他说他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竹园就已经在了,那么,应该是我太公那一辈的人种的吧。我没有见过我的太公,但太公留下了一片生生不息的竹园,还有父亲和我。

后来,因为我父亲调到城里去工作了,所以我父母决定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住,老屋就让同族里的一对老夫妻住了十几年,一直到2001年家乡土地全部被工业征用。

家乡那一带的几个小村,村中好像都有小片的竹林,但只有我们小村是三面都有竹林围绕着的,那时农家的房子大多是平房,所以远远看去是只见竹影不见房子和人影,只有当几缕炊烟袅袅地升起在空中的时候,人们才会知道原来竹林深处有人家。

奔走在城市,牵挂着乡村。老家,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扫一扫,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

老家来信

湖州老家粉出品,有趣有味有视频——

一座城的窥探

谈天

想品尝一座城市的味道,是酸的、甜的、苦的或是辣的,该去哪里寻找?钢筋混凝土地,你只能看到她伪装得最精致的外壳,匆匆交错的人群不会告诉你答案。

只有在弥漫着水腥味的蚌壳最柔软的内里,在老城区三轮轧过的车辙里,老奶奶熟稔的叫卖声中,她才依稀展露出居家恬适的样子。砧板上的刀具响动,往来的自行车溅起的泥星子,每天充盈着吴侬软语的讨卖。

真实的市井生活无非如此,日升而作,早市从静谧到热闹;日落而息,新鲜的鱼虾果蔬被一样样装进袋子走进家家户户,而晚市也就这样渐渐陷入沉睡。在生活和工作的夹缝间亦有不一样的风景,平淡市俗却也五味

陈杂。

最开始拍摄它时不过是当作一项任务,凌晨艰难地从被窝里爬起来,挪到菜场架上脚架,睡意朦胧地等待早市的苏醒。

但渐渐地,我的皮肤呼吸到了从太湖新鲜捕捞上来的鱼虾的水腥味儿,闻到了从泥土里刚刚翻出来的地瓜的地腥气,周遭的一切开始令我变得敏感和愉快。

相机自动地开始捕捉我平时不甚在意的细节。等到拍摄完成重新整理剪辑素材时我才恍然意识到,这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最棒的体验。对了,忘了说,这是我的城市。湖州。

作者窥到的城市,会是你印象中的样子吗?快加入“老家”(微信号:zjrbmlxc),亲眼验证!有趣有味有真相。详情请点击视频网址(<http://v.qq.com/page/g/4/x/g0135xpc4x.html>)。

